

旅游人类学理论视角下滇西观鸟旅游研究

尹瑞杉 杨建美 陈格格 刘悦¹

(西南林业大学 地理与生态旅游学院, 云南 昆明 650224)

【摘要】: 观鸟旅游被认为是最具代表性的生态旅游类型之一, 广泛流行于全球, 但在我国处于发展探索阶段。云南是我国鸟类多样性最丰富的省份, 其中滇西是观鸟爱好者前往最多的区域。旅游人类学重视研究旅游现象中的人和人性, 以旅游人类学经典理论中的涵化与发展、仪式分析和阈限理论、旅游凝视和族群认同三个视角分析滇西观鸟旅游目的地居民、游客和东道主社会之间的关系和影响, 证实了旅游人类学理论的适用性, 创新性地解释了滇西观鸟旅游现象和发展。

【关键词】: 旅游人类学 滇西 观鸟旅游

【中图分类号】 C93 **【文献标识码】** A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 观鸟旅游也正在我国迎来快速发展期。未来随着我国富裕人群的增加, 高端生态旅游、研学旅游及国民接触体验自然的热度将会不断升温, 观鸟旅游未来势必在我国持续广泛传播。云南作为我国鸟类多样性最丰富的省份, 是我国观鸟旅游的热点区域, 而其中滇西最具有代表性, 是在观鸟爱好者群体中讨论和前往热度最高的区域。习近平总书记曾反复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决不是对立的, 关键在人, 关键在思路。遵从以人为本, 从“人”的视角出发, 用旅游人类学理论透视观鸟旅游, 以期得到实现滇西乃至云南和全国观鸟旅游目的地绿色发展的新思路。

1 旅游人类学和观鸟旅游的理论概述

1.1 旅游人类学

人类学是一门试图通过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人及其人性的学科。人类学的学科领域包括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 而文化人类学又可分为考古学、语言学和民族学。对于英美传统, 人类学主要指研究人类体质及文化的综合性, 强调既要研究人类的生物属性, 也要研究人类的文化属性; 而对于欧陆传统, 人类学仅仅指有关人类体质研究的部分。有关文化研究的内容则称为“民族学”。跨文化视角、整体性视角和民族田野志工作是人类学最基本的三个概念, 也是最主要的研究方法。人类学是一门关注“人的文化”的经典社会科学学科, 对旅游情境中的诸多现实问题极富解释力。以人类学视角研究旅游, 构成和促进了旅游人类学的发展。旅游人类学指借用人类学的学理依据、知识谱系、视野、方法和手段对旅游活动进行调查和研究。在1995年10月召开的“国外旅游研究进展及相关信息座谈会”上, 南开大学教授申葆嘉在国内第一次提出了旅游人类学的概念, 到1999年在我国昆明举办的超过50多位国内外学者参加的以“人类学: 旅游与中国社会”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标志着我国旅游人类学的诞生, 再到《旅游人类学》《旅游人类学教程》《旅游民族学》《人类学概论》《旅游人类学——理论与经验》等著作的出版, 人类学对旅游的研究贯彻了以社会、文化、族群, 特别是以关于东道主社会族群的长远利益为原则, 试图通过对旅游这样特殊的社会活动的

¹**作者简介:** 尹瑞杉(1997-), 男, 河北邢台人, 在读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乡村旅游、生态旅游; 杨建美(1975-), 女, 云南昆明人, 副教授, 研究方向: 人文地理、生态旅游。

基金项目: 云南省科技开发服务项目“云南省观鸟规划编制”, 项目编号: 1963093; 云南省科研专项项目“2019年三区人才支持计划科技人员专项”, 项目编号: 21902461

考察和研究达到人类学学科优势和特殊知识体系的展示。

1.2 观鸟旅游

观鸟是一项在鸟类原生栖息地观察、识别和保护鸟类的活动，也是一项全球广泛流行的消遣和科学活动。观鸟旅游是生态旅游中经济和环境效益最好的类型之一。观鸟活动最早起源于英国，是一种贵族休闲活动，已有 200 多年历史，现已成为西方一项盛行的户外运动。在国外，观鸟旅游的研究内容涵盖了观鸟旅游活动、观鸟旅游影响、观鸟模式等多个方面。而国内观鸟旅游的研究起步较晚，开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1985 年，宋胜利在《中国旅游报》上首次提出在我国发展观鸟旅游的理论。到现在以知网、维普和万方等论文检索网站以观鸟、观鸟旅游检索，将近有 100 篇相关文献。我国观鸟旅游的理论研究在蓬勃发展，从早期的观鸟旅游资源，地方的观鸟旅游发展，发展观鸟旅游的问题及提出对策建议等方向扩展到观鸟旅游的经济效应、社会效应和环境效应，再到以休闲视角研究观鸟旅游开发模式，以 AHP 方法综合评价观鸟旅游资源，以 MOA 模型进行观鸟旅游社区参与研究等。观鸟旅游理论上不断丰富，方法上越来越多样化。但研究内容与国外类似，研究深度不够。

2 研究方法和研究区域

2.1 研究方法

国内外对于观鸟旅游的研究多以定量分析和实证分析为主。而本文以旅游人类学理论为依据，采用定性研究分析方法，从“人”的角度出发，对于观鸟爱好者群体和东道主社会群体的行为、文化交互和社会影响进行了探究。另外笔者曾于 2020 年的 1 月下旬和 2021 年的 4 月中旬两次前往滇西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泸水市的三河村、保山市隆阳区的百花岭村和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盈江县的石梯村等地进行实地调研，对观鸟爱好者、当地居民、当地鸟导和保护区管理人员等利益相关方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

2.2 研究区域

滇西观鸟区共包含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保山市、大理白族自治州四个州市。共计 1 个行政区、5 个县级市，15 个县，5 个少数民族自治县。分布有有彝族、白族、傣族、壮族、苗族、回族、傈僳族、拉祜族、佤族、纳西族、瑶族、藏族、景颇族、布朗族、布依族、阿昌族、哈尼族、锡伯族、普米族、蒙古族、怒族、基诺族、德昂族、水族、满族、独龙族等少数民族。因为有众多的少数民族分布和民风民俗的丰富多彩，以及人文旅游资源的丰富使得滇西也越来越成为具有吸引力的旅游目的地。滇西还建有高黎贡山、苍山洱海、无量山国家级和铜壁关、小黑山、天池、金光寺、清华、鸡足山等省级自然保护区。德宏、大理、保山目前是云南省观鸟热度最高、观鸟点分布最多、地方政府最为重视、观鸟接待服务专业性最为典型的区域。其中重点鸟区包括铜壁关、剑湖、鸡足山、苍山洱海、洱源鸟吊山、云龙天池、巍山隆庆关鸟道雄关、高黎贡山、江中山、清华海、无量山、独龙江等。

3 旅游人类学理论视角下的滇西观鸟旅游

观鸟旅游亟需研究的问题与旅游人类学擅长解决的问题不约而同的存在很多方面的符合。观鸟旅游属于生态旅游中小众的一种旅游类型。观鸟者和观鸟者的行为，观鸟旅游目的地的发展，社区参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和竞争，观鸟游客的地方依恋和亲环境行为等是观鸟旅游关注和研究的热点问题。而旅游人类学中的涵化，个人经历的转换，阈限，凝视等理论应用到观鸟旅游涉及的问题不谋而合，恰如其分。为我们更好理解和研究观鸟旅游提供了思路，拓宽了视野和深度。旅游人类学理论对于观鸟旅游的应用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涵化与发展，滇西众多鸟类资源丰富地区的观鸟旅游被看作是一种涵化与发展的过程，对于观鸟旅游目的地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文化造成冲击和影响。二是仪式分析和阈限理论，对于观鸟游客来说观鸟犹如一种仪式过程，能进入到阈限状态。三是旅游凝视和族群认同，游客通过“凝视”获得满足，东道主通过“凝视”实现发展和

产生族群认同。

3.1 涵化与发展

观鸟旅游目的地通常就是不发达或欠发达地区，以观鸟为主要目的的旅游也是一种涵化和发展形式，对观鸟旅游目的地社会文化产生巨大影响。以滇西观鸟旅游目的地为例，鸟类资源最好的在芒市、瑞丽、保山、盈江、怒江等地的乡村和保护地周边，这些地方毗邻边境，经济发展滞后，尤其是盈江的洪崩河、石梯等村，交通等基础设施落后，可进入性差，但是因为有稀有鸟种和鸟种类数多，吸引着大量的观鸟爱好者前往。从经济影响上讲，观鸟旅游者一般是来自相对经济发达地区，观鸟旅游者的行为和活动会给当地带来经济效益，增加了当地的从事观鸟旅游从业人员的人数，当地已有的观鸟旅游从业人员也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收入；但是从社会影响上讲，观鸟旅游者属于文化优势的一方，而当地的文化相对劣势，在受到文化“入侵”不同程度的地方，可能会产生的涵化中的“混合现象”和“边缘化现象”，而笔者认为在文化冲突或融合的过程中最有可能出现或出现最多的是“整合现象”，还以洪崩河、石梯等村为例，这些地区生活的人们大多是以景颇族、傈僳族为代表的少数民族，无论是哪个少数民族肯定都有自身特殊的文化，但随着观鸟旅游的发展，当地的“整合”现象或“被同化”现象越来越严重，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洪崩河，洪崩河因为观鸟旅游的发展，多户在自家的房基地上重建开起了宾馆，最主要的是这些宾馆都是以“西式”“标间”的风格为主，还有百花岭的“豪华套间”“星空房”等，在旅游六要素的住宿要素上基本完全被同化。

3.2 仪式分析和阈限理论

人有两种生活：世俗的、日常的呆在家里的生活和神圣的、非一般的、旅游的生活。就像人类学家喜欢以宗教上的朝圣来分析三个阶段的“通过仪式”，观鸟旅游就犹如一种仪式性过程。观鸟游客原先生活在世俗中的“分离阶段”，即阈限前，为了某种“神圣”意义上的追求，通过身体力行的“过渡阶段”——奔赴观鸟目的地，即阈限，最终能观察到和拍摄到目标种类，到达组合阶段，即阈限后。多篇文章的调查结果中显示在观鸟旅游的人群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的退休人员，他们有了更多的时间和资金去旅游，其中不乏“疯狂鸟人”，有一小类群体只要一听说哪些地方出现了稀有鸟种，放下当前工作，立马跋山涉水也要寻找，正如特纳所说：“那些在结构中处于较高地位的人，在仪式中追求象征意义上的‘在结构中的低下地位’，即使在达到目标的路上历经苦难，也在所不惜”。他们已经超越了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的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会需要和尊重需要，而是在寻求心灵上精神世界中的自我超越的需要。观鸟旅游对于观鸟旅游者就像是一种仪式，特别是在观鸟、拍鸟时就进入了“阈限期”，在阈限后又恢复了日常的生活状态，但是每一次“仪式”“阈限”进行都似乎赋予了他们更多的意义，他们也从中得到了升华。而这种回报就是观鸟游客所相信并推崇的价值，即身心得到了恢复，身份得到了保持，又经历的一种非凡、高状态的阶段。

3.3 旅游凝视和族群认同

凝视理论起源于医学上的“凝视”，随后诸多学者把凝视理论应用到旅游研究中。厄里的“游客凝视”理论认为差异性旅游者凝视的动力，游客总是凝视那些与世俗生活不同的东西，以获得愉悦、怀旧、刺激等旅游体验；达亚·毛茨针对厄里的“游客凝视”这种单向度的“凝视”提出了“双向凝视”理论，他认为和大众游客相比，背包旅游者、漫游者等特殊类型旅游者有着更多的机会和东道主进行直接而有意义的接触，他们和东道主之间存在明显的“双向凝视”。作为凝视主体的游客，在观察和参与中产生了愉悦体验。对于观鸟旅游者，他们的观察和参与更具独特性，大众旅游者的观察可能是目的地的文化、符号或结构，而对于观鸟旅游者更多的观察肯定是在鸟类上，他们在观鸟时的“凝视”是一种具体的、本真的凝视，当结束之后，作为特殊游客的“他们”并没有失去旅游的意义，他们或许又回到普通意义上的游客去“凝视”当地的文化、符号或结构，而此时的凝视就是抽象上的，理论意义上的凝视。

处于不同场景中的利益相关者都可以被看作是凝视主体和被凝视对象，除了游客凝视和东道主凝视，从旅游规划者凝视和政府凝视等内容分析观鸟旅游同样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旅游人类学对于旅游中价值观的互动提出的是族群认同理论，而

族群认同理论又有两种观点原生论和工具论。滇西的观鸟旅游越来越趋向于鸟塘拍鸟的模式，而鸟塘又需要乡村社区居民的维护。对于原生论，对于众多的滇西民族乡村社区，基于语言、宗教、种族和领土的情感纽带是“原生的”，带给他们强烈的族群认同。而对于工具论，依靠观鸟旅游发展的乡村社区中的族群认同被认为是对特定场景的策略性反应，对政治、经济和社会权益等族群面临的外部环境变化所回应的一种工具。像滇西众多的依靠观鸟旅游发展的乡村社区紧邻保护地周边，族群必须和保护区管理部门、林业部门和环保部门进行紧密交流又被监督，族群领袖会利用族群认同来阐述和维护群体利益，而对于个人层面又可以根据场景的变迁选择不同族群。

4 结语

旅游人类学理论视角下的观鸟旅游是工业社会下异化的人们对前工业时代的一种怀旧，也是对“他者时间”的一种了解、体验和认识，是通过“静态/动态”的空间改变和场景变化，使人们在这种转换之间，在生活中制造激情，保持对生命的热爱，特征是客观性真实，而不是主观性真实和建构性真实。

人类学对待旅游的态度是强调游客与东道主之间的良性互动，特别重视在旅游活动中地方民众能够获得多少实际利益。滇西的观鸟旅游目的地是在自然资源条件好的众多乡村和保护地，这些乡村和保护地远离城镇，是现代语境下的乡村，传统文化结构、地方文化和族群文化的“自我传承”机制比较完整。观鸟游客无论是自行前往还是由人接待，行在当地，食在当地，住在当地，所产生的经济效益会实实在在的转化为当地民众的实际利益。生态旅游不单追求经济效益，还要追求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平衡发展。观鸟旅游是一种无消耗的旅游形式，就是借助鸟类资源获得经济效益，观鸟游客的增加又会使东道主民众的保护意识增强。游客增加、经济效益、保护意识、鸟类资源之间的良性循环正是多目标多主体共生互赢发展的实践途径。

观鸟旅游是生态旅游最佳表现形式之一，是一种小众类型的旅游模式。旅游人类学是一门学科，有着自身的理论体系和专有术语。云南是我国民族种类最多的省份，人口在 6000 以上的世居少数民族有 25 个，不同民族的文化都有合理性。文化不应该分为先进和落后，但是肯定存在强势地位和弱势地位，涵化、同化的风险一直都有。在云南，鸟类资源丰富地区与少数民族地区有着大范围的重合，而人类学恰巧符合了对异文化研究的擅长和田野作业的学科要求；观鸟旅游会对目的地产生经济、社会和环境上的重大影响，而人类学对旅游的研究贯彻了以社会、文化、族群，特别是关于东道主社会族群的长远利益为原则又具有优势；观鸟旅游者的追求是神圣的、高尚的、生态的、自我的，尤其是他们拍鸟时专注，进入到另一个世界，这又怎么不可以说为一种仪式，他们在阈限期得到了满足和放松，之后再回到世俗的日常生活。云南作为国内鸟类种数最多，鸟类资源最丰富的省份，观鸟旅游有着巨大的潜力和发展前景，旅游人类学本土化研究尚有一定欠缺，以旅游人类学视角对云南本土观鸟旅游进行研究是一种创新和开拓，或许能得到两全其美，美美与共的效果。

参考文献：

- [1]王丁, 刘宁, 陈向军, 等. 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和可持续发展: 人与生物圈计划在中国[J].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21, 36(04): 448-455.
- [2]罗莹. 凤鸟纹造型符号的提取与应用研究[D]. 武汉: 湖北工业大学, 2006.
- [3]李丹麋. “从悲悯到共情”系列之二: 神乎其神—神灵主义医学模式的回顾与思考(史前到古希腊早期)·上篇[J]. 中华围产医学杂志, 2020, 23(08): 572-574.
- [4]孙九霞. 人类学对旅游研究的知识溢出[J]. 旅游导刊, 2019, 3(05): 1-14.
- [5]张娅莉. 旅游人类学视野下社区参与旅游扶贫实证研究[D]. 成都: 四川师范大学, 2013.

-
- [6]赵金凌. 国内观鸟生态旅游者行为特征及影响研究[D]. 北京: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2007.
- [7]肖乾丽, 杨建美, 岳茂伟. 价值链视角下的百花岭村观鸟旅游扶贫模式研究[J]. 农村经济与科技, 2019, 30(09):90-93.
- [8]张鑫. 休闲视角下观鸟旅游开发模式研究——以辽宁省朝阳市为例[J]. 兰州教育学院学报, 2015, 31(12):39-41.
- [9]陈丽军, 苏金豹, 万志芳, 等. 基于 AHP 的观鸟旅游资源综合评价研究——以黄冈市为例[J]. 野生动物学报, 2019, 40(02):413-421.
- [10]肖乾丽. 基于 MOA 模型的高黎贡山百花岭观鸟旅游社区参与研究[J]. 新余学院学报, 2019, 24(06):83-91.
- [11]李文明, 殷程强, 唐文跃, 等. 观鸟旅游游客地方依恋与亲环境行为——以自然共情与环境教育感知为中介变量[J]. 经济地理, 2019, 39(01):215-224.
- [12]彭兆荣. 东道主与游客:一种现代性悖论的危险——旅游人类学的一种诠释[J]. 思想战线, 2002(06):40-42.
- [13]维克多·特纳. 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M]. 黄剑波, 柳博赞,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 [14]Hale Andrew J, Ricotta Daniel N, Freed Jason, Smith C Christopher, Huang Grace C. Adapting 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 as a Framework for Resident Wellness. [J].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medicine, 2019, 31(01):109-118.
- [15]黄柳婷. 基于旅游凝视理论的休闲农业文化保护与传承研究[J]. 辽宁经济, 2019(11):72-75.
- [16]成海. “旅游凝视”理论的多向度解读[J]. 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1(01):68-69.
- [17]Putra, Darma & Verheijen, Bart & Ardika, I & Yanthy, Putu. Affinity tourism and exotic tourism in Bali. The Chinese and Indian tourist gaze in the Garuda Wisnu Kencana Park[J]. Journal of Tourism and Cultural Change, 2020(19):1-17.
- [18]张昕. 赫哲族的民族认同研究——基于街津口赫哲族乡的实地调查[D]. 天津: 南开大学, 2010.
- [19]朱婷. 养生旅游度假区规划策略研究[D].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 2011.
- [20]刘田田. 国内旅游人类学的发展及问题思考[J].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47(03):78-84.